



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XINKEBIAOKEWAIYUEDU
CONGSHU
(青少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原 著：奥斯特洛夫斯基（苏联） 陈海澜 编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侯海燕

策划编辑：陈书芳

整体设计：精名

DESIGN IN WUHAN
图书整合机构

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鲁滨逊漂流记》

《鲁迅杂文精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初中生必背古诗文》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高中生必背古诗文》

《伊索寓言精选》

《孟子选注》

《欧也妮·葛朗台》

《庄子选译》

《中外神话传说》

《复活》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巴黎圣母院》

《成语故事》

《格林童话精选》

《论语精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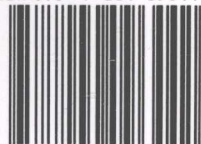
《安徒生童话精选》

《朝花夕拾》

《童年》



ISBN 978-7-204-09644-2



9 787204 096442 >

定价：240.00元（全20册）

上架指南

课外阅读类

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青少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

陈海澜编译 .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08.10

(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 青少版)

ISBN 978-7-204-09644-2

I . 钢… II . ①奥…②陈… III . 长篇小说 - 苏联 -

缩写本 IV .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42582号

新课标课外阅读丛书 (青少版)

编 者 张慧 陈海澜

责任编辑 侯海燕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武汉汉邦彩色包装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30

字 数 2500千

版 次 2008年10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4-09644-2 / I · 2035

定 价 240.00元 (全20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CONTENTS

目 录

失学做工	5
枪的故事	14
懵懂的感情	25
混乱的时局	37
突然被捕	44
死里逃生	55
红色政权	71
在战火中磨炼	85
负伤之后	96
新的恋情	111
用生命修铁路	124
生命的意义	136
边境风云	155
列宁逝世	161
又见丽达	166
病魔的威胁	177
战胜病魔	192
新武器新生活	203

※

Dang tie shi zen yang lian cheng d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失学做工

“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身上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脸皮松弛的胖神甫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四个男生，两个女生应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只见神甫两只小眼睛闪着凶光，像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似的。孩子们都惊恐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俩坐下。”神甫朝两个女孩子挥挥手说。

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神甫又死盯着四个男孩子，喊了句：“过来吧，小鬼们！”

说完，瓦西里神甫推开椅子站了起来，他走到挤成一团的四个孩子跟前说：“你们这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我们不会抽，神甫。”四个孩子都小声地回答。

神甫脸都气红了，大声骂道：“混账东西，不会抽？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都不会抽吗？好，咱们这就来看看！都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了没有？快翻过来！”

这时，有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了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了他们口袋的每一条缝，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更别说有烟末了。他不甘心地把目光转到了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

Shang tie shi zen yang Lian cheng d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不动？”

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怒火看着神甫，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说完，他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我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把发面糟蹋了吗？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没那么便宜，小鬼。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给我滚出去！”神甫说完后使劲揪住男孩儿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了走廊上，并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安静极了，所有的学生都缩着脖子。除了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之外，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里去补考的时候，谢廖沙看见保尔把一撮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了。

保尔被赶出来后，坐在教室门口的最下一级台阶上，眼泪哽住了他的喉咙，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家向母亲交代。保尔的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为他操碎了心。

保尔早就跟瓦西里神甫结下了仇。有一回，他跟同学打架，老师罚他留校，不准回家吃饭，又怕他在空教室里胡闹，就把他送到了高年级教室，让他坐在后面的椅子上。

当时高年级老师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保尔听他这样说，大吃了一惊。他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保尔的母亲是个教徒，经常给他讲圣经上的知识。圣经上说世界是不久前上帝创造的，并非几百万年以前，而且保尔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差点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他怕挨骂，所以不敢做声。于是，保尔打定主意，要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等到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手来，得到允许以后，





他站起来说：“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瓦西里神甫的吼叫声打断了：“混账东西，胡说什么？你是怎么上圣经课的？”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分辩，就被神甫揪住了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一撞。保尔被撞得鼻青脸肿后，神甫又把他推到走廊上去了。

后来保尔回到家里，又被母亲责骂了一顿。

第二天，在母亲的再三恳求下，瓦西里神甫才让他继续回班学习。从那时起，保尔恨透了神甫。可是，他又恨又怕，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忘不掉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保尔不露声色地把仇恨埋在了心底。

那以后，瓦西里神甫又常常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把保尔赶出教室，或是一连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并且他从来不过问保尔的功课。因此，保尔才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里去补考。所以他在神甫家的厨房里把一撮烟末撒到了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了。这件事谁也没有看到，可是神甫很快就猜出了是谁干的。

下课后，保尔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同学们一起将他团团围住了。只有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但是又想不出办法帮助他的伙伴。

这时，校长从教员室的窗口探出头来，喊了句：“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那低沉的声音吓得保尔哆嗦了一下。他无奈地向教员室走去，心怦怦地直跳。

被学校开除的保尔，被母亲送到车站食堂去做烧水工。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

※

Shang he shi xian yang shun cheng d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他见保尔把什么都已经弄好了，便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对保尔说：“喂，饭桶，明天早上六点准时来接班！”

“不是说七点换班吗？”保尔问道。

“我说六点半来，你就六点半来！否则我立马叫你脑瓜上长个大疙瘩。”

那些刚交了班的女工都挺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男孩的无赖腔调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铁青着脸对他说：“明天我就七点半来，要想打架，我可不怕！”

男孩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看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好，咱们走着瞧吧。”他低声说道。

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太阳懒洋洋地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升起来。走在回家的路上，保尔兴奋地跳着，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用劳动换取休息的人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只知道吃闲饭了。保尔这样想着，已经到了家门口。他推开小院门的时候，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见儿子回来了，连忙问道：“怎么样？”

“挺好的。”保尔回答。这时，他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宽大的后背。

“怎么，哥哥回来了？”他忐忑不安地问。

母亲回答说：“是的，昨天回来的，这次留在家里不走了，就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迟疑了一下才打开了房门。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背对着保尔。他扭过头来，看着弟弟，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说：“啊，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好，你可真行！”保尔有点怕阿尔



焦姆，他想也许又要挨一顿揍了。但是，阿尔焦姆并没有打他的意思，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保尔，说不清是嘲弄还是蔑视。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对保尔说：“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你要好好地干，自己争气，好好做人，不要再让妈妈为你操心了。”说完他就站了起来，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然后对母亲说：“我出去办点事。”说完，一弯腰，跨出了房门。阿尔焦姆走到院子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又说：“我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保尔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繁忙，干活的有二十多个人。十个堂倌从餐室到厨房穿梭般地来回奔忙着。

两年里，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长到了十个卢布，他人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这期间，他经受了許多苦难：在厨房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孩子，常常给他几个耳光；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端着托盘，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下到厨房去，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室稍停下来时，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大赌特赌。保尔不止一次看见赌台上堆着一沓沓钞票。他们有这么多钱，保尔并不感到惊讶。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一天一宿班，能捞到三四十个卢布的外快，收一次小费就是一个卢布、半个卢布的，有了钱就大喝大赌。保尔非常憎恶他们。

“这帮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



工，一个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我才挣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宿就捞这么多钱，凭什么？也就是把菜端上去，把空盘子撤下来。有了钱就喝尽赌光。”

保尔向生活的深处，向生活的底层看去，他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

阿尔焦姆想把弟弟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少年。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摆脱这个地方，机车库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吸引着他。

他时常到阿尔焦姆那里去，跟着他检查车辆，尽力帮他干点活。

保尔没有想到，他这样快就离开了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这是一月的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回家了，但是接班的人没有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说他要回家，老板娘却不放他走。他虽然已经很累，还是不得不留下来，连班再干一天一宿。到了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水，看来是水塔没有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他实在是支持不住，一下就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水龙头咕嘟咕嘟地响了起来，水流进水槽，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顺着瓷砖滴到洗刷间的地板上。洗刷间里跟往常一样，一个人也没有。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餐室。

一股股水流悄悄地流到了熟睡的旅客们的行李下面，谁也没

有发觉。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他一下跳起来，大喊大叫，其他旅客才慌忙去抢自己的行李。食堂里顿时乱作一团。

水还是流个不停，越流越多。

正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急忙跑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口，用力把门打开，原来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全涌进了餐室。

喊叫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径直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

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保尔头上，他简直疼糊涂了。保尔刚被打醒，什么也不明白，眼睛里直冒金星，浑身火辣辣地疼。他被打得浑身是伤，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

早晨，阿尔焦姆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谁打的？”阿尔焦姆用他粗大而低沉的声音问弟弟。

保尔小声地回答说：“是普罗霍尔。”

于是阿尔焦姆说：“好，你躺着吧。”然后他穿上羊皮袄，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出了家门。

“我找堂倌普罗霍尔，行吗？”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这个身材魁梧的人靠在门框上。

“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她回答。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一脚踢开门，走进了洗刷间。

格拉莎指着他说：“他就是普罗霍尔。”

阿尔焦姆朝前迈了一步，一只有力的手使劲按住普罗霍尔的肩膀，两道目光紧紧地逼住他，问：“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挣开肩膀，但是阿尔焦姆已经狠狠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他想爬起来，但紧接着又挨了一拳，而且比第一拳更厉害，他被钉在地板上再也起不来了。

女工们都吓呆了，连忙躲到了一边。

阿尔焦姆转身走了出去。

普罗霍尔在地上挣扎着，他已满脸是血。

那天晚上，阿尔焦姆下班后没有回家。

母亲打听到，他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以后，阿尔焦姆才回到家里。那是在晚上，母亲已经睡了，保尔还在床上坐着。阿尔焦姆走到他跟前，深情地问：“怎么样，弟弟，好点了吗？”他在弟弟身旁坐了下来。

“比这更倒霉的事也有的是。”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没关系，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讲过了，你可以在那儿学门手艺。”

保尔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阿尔焦姆的大手。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枪的故事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但当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了车站，两个穿军大衣、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后，城里的人这才相信这个传来的消息是真的。于是几千个居民踏着积雪，穿过街道，涌到了广场上。

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鲜的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很快，这些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就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有孟什维克和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简称“崩得”分子，是孟什维克的一个派别）把持的市议会的楼房顶上那面红旗，才告诉人们发生了变动，其他一切都和过去一样。

冬天快结束的时候，一个近卫骑兵团驻扎在城里了。每天早晨，团里都派出骑兵小分队，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这些近卫骑兵个个红光满面，身材高大。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模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

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这三个好朋友来说，却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到了十一月，雨雪连绵不断，情况也有点不同寻常。车站上出现了许多生人，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

